

■ 廉振孝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捱的饥饿，往往不是饿死之前的无知觉状态，而是饿了多日之后突然看到食物的兴奋，看到食物却又吃不着的急切，吃到一点却又吃不饱的无奈。那种被唤醒的饥饿感，会像老鼠啃你的心一样，让你疼，让你疯！

我的大学四年，基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

## 每顿饭只能吃个半饱

我们这届大学生是文革十年动乱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被称为“77级”，实际上是在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校，是个春季班。

经过了漫长的冬季，看到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城里人高兴得呼朋唤友郊游拍照，农村人却忙着春耕备肥，为孩子筹学费，借粮度春荒。

我家在关中农村，家里成分是地主，却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家，每年一到春季就沒粮吃。高考中榜后，方圆几十里的人人都知道赵锁廉家出了个大学生，全村人都在为我高兴。我的父母也是人前笑得合不拢嘴，但每到夜静，却在为我上大学的费用发愁。

现在想起来可笑，但那几年我就是那么过的，经常为吃饱肚子伤神。

我的1977：  
饥饿记忆

诗路花语

## 春风，来得恰到好处

(外一首)

■ 郑文秀

只有一场春风恰到好处  
它安顿了松软的寒冬  
其实，所有的青绿已开始移动  
我知道，这活埋的冬天  
躲在神秘的花园，  
我听到春的声音，  
已掠过园里的树梢  
那些惊慌的素色，  
流露出肢体无遮的丑态，  
一夜间妥协温软的内心，  
羞涩地释放感动  
我看春风湿漉漉的情  
赤裸裸地浸淫大地  
然后，狡猾地逃离失事现场

## 时间深处

似乎，我们背对的黄昏  
已四面楚歌  
我们忘记了脆弱的梦想  
从陆地到海上，  
拥挤着沦陷的仰望太阳  
没有复活的表情  
成群的预言，  
已经溃散的光芒  
在暗蓝的黑白交替处，  
徘徊不定空旷的大地，  
伤痕轻轻放下  
在我们的生活中，千姿百态的心  
只留下漫无头绪的碎影  
飘落地面反射的焰火表层，  
在涅槃宇宙，  
必须在沉重的郁结中  
为每个生灵，设定暗号。

## 校园里的晚春

乙午

■ 林一民

记得立春前夕，  
甲午的寒冬就开始扑腾了。  
到了正月，  
校园寂静得能闻得到，  
九里香散发着的书气，  
和着东坡湖的鸟欢荡漾……

心海的窗户再密，  
也关不住春神的远征脚步。  
别怨它，  
它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孕育，  
从不厌倦地，  
把一个又一个新的希望，  
撒向人间的每一处角落，  
然后转身，  
来年，它依然还会造访，

校道上，鱼贯的少男少女，  
从四面八方顶着昏黄的路灯，  
朝着书包歇息的楼舍掩去，  
就像是温暖了整整一季的春光，  
在缓缓与你话别……

校园里的树，  
永远都是巍峨而入穿的。  
因为，  
一代代的学子都要阅读着它成长。

于是，  
黄莺成了春天的使者，  
年复一年地去提醒，  
一轮又一轮的作舟人，  
跟踪季节的变换，  
及时又潇洒地更替自己的衣裳……

春天，感谢你，  
感谢你的宽佑和慷慨。  
记住了，  
记住了九十天里的星移斗转，  
特别是，  
这里发生并转载的花一样美的故事……

再见，春天。  
下一次，当我们在这里重逢，  
向你诉说，  
那一簇簇紫荆花，  
沐着如洗的月夜，  
绽放出的歌……

■ 王全

《庄子浅注》(曹础基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是我大学期间认真读过的一本书，书本翻得有些旧了，上面划满了圈圈和杠杠。虽说如此，作为六十年代生人，我们的青春是和罗大佑一起度过的。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里，我们充满理想，传唱着属于那一代人的《光阴的故事》。初读庄子，留在我青春记忆中，更多的是对心灵自由的向往，是庄子《逍遥游》里那只“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以及那个完全不同于世俗社会的理想世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读出《庄子》含蕴深沉和内心沉痛的另一面，是与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阅历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五十岁只是中场休息，而非终点。南宋词人蒋捷在《虞美人·听雨》中，用“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来概括自己的中年人生片断。与“少年听雨歌楼上”的孟浪相比，其烦忧的心情和欲说还休的人生感触，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庄子》，我曾有一种误解，以为庄子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如大鹏般翱翔，视世界如敝屣，却不知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世界是无法

弃的。在年轻时吃过亏、尝过苦头、受过益之后，年过五十，再读庄子，我不仅感受到他的理想与希望，还有他“寄沉痛于悠闲”的那份悲哀与无奈。

人的一生自有命定的历程，生活在理想的社会里当然是一种幸运，但庄生逢乱世，“方今之世，仅免刑焉”，在那个悲剧时代，躲过刑罚就算是幸运了，庄子心情的苦痛和矛盾由此可见。也正因为这样，生命在乱世中如何安顿、心灵如何获得自由，成为庄子思考的主要问题。

据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是佛为心、儒为表、道为骨。在对待存身之道上，儒道两家迥然不同。有人打了个比方：当邻家失火时，不要把你那无济于事的一桶水泼上去！孔子当然是要泼的，这既是一种姿态，同时也是同情心的表达，他求的只是心安，而不一定是实际的结果；而庄子呢，他不，当他知道泼水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会把水留给自己。庄子是

冷峻甚或是“无情”的，在他的世界里，“物物而不物于物”，人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的。

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庄子集解》中说：“顺事而不悖于物，冥情而不撄于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这是庄子为世人探索出的全生避害的存身之法。人生在世，总有太多无奈，要保全生命，不使自己受伤，就要做到“安时处顺”和“以无用为用”。就像《人间世》中的栎社树，正因为它不是材之木，具有无用的特性，才免遭伤害，得以终其天年。“无用之用”的“无用”是对他人的无用，“有用”是对自已保全性命的有用。“有才”的智者，在沉痛与艰难之中寻求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世人所极力追求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庄子却视之为桎梏罗网。

生活就像个舞台，对于年过五十的人，每天都是一次重要的登场。“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而顺从命运的安排，在不由自主的痛苦中坚守；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承

## 比饥饿更难受的是孤独

刚进城时，我满眼都是新奇，脚趾甲都透着胆怯。面对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校园，陌生的面孔，我惶惶诚恐，不知该怎样说，事该怎样做。

我说话大声且带浓重的方言，常引来同学耻笑。我舍不得扔掉过夜的馒头，也常让别人皱眉。别人说说笑笑时，我很想参与，但总插不上话。有时偶尔说一句，也总不着边际，要么无声无息，要么大家都停下来看我，害得我恨不得转身就跑。

那段日子，孤独比饥饿更难受。

在孤独的日子里，始终与我相伴的是我的“农民党”兄弟，张君宽、李亚军、李常茂、柳凤敏、梁建邦，还有休学一年的李子洲。我与他们情同手足，经常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论世事，一起放豪情。在我们班的“第三世界”里，我们几个来自陕西农村的青年相拥取暖，结伴度过了漫长的四年。

我要感谢我们班的三任老班长。陈学超带我熟悉城市，熟悉校园，经常点拨我如何与人打交道，帮我树立起最初的自信。王晓安教我学会了归纳法，学会了做笔记，学会了以点带面，学会了浓缩和还原。薛保勤为人诚恳，特别能够理解并照顾农村同学的困境与脆弱感情，经常为我们仗义执言。

更要感谢我们的系主任景生泽先生，他是我伯父的老朋友，对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既关心又严厉。我常去他那儿借书，也常去他家蹭饭。还要感谢图书馆的杨秀清先生，他开了一次“后门”，放我进了图书馆的藏书室，找到了一部1930年代美国蓝登书屋版的《尤金·奥尼尔全集》，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尤金·奥尼尔初探》，并且在毕业后因这篇论文获奖。

我还要感谢陈瑞琳同学。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了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她被分配到了陕西科技大学。她找到我，要跟我换岗。这一换，成就了两个人的梦想：她从那里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后赴美，成了声誉北美文坛的华裔女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而我则投身报业，当了一名记者，从事了自己一生热爱的职业。

四年的大学生活，给了我充足的营养，让我在饥饿中学到了吸收，在孤独中学到了忍耐，在挫折中学到了坚守，在碰撞中学到了宽容，在互帮互助中学到了感恩。

感谢西北大学，感谢我们的老师，感谢西大中文系77级的兄弟姐妹！那四年学到的一切，让我终生受益不尽！

## Wh 似水流年

## 红糖水煮面

■ 赵万里

那一年我在海南流浪，身边的银子所剩无几，工作却依然没有着落；腹中饥饿，便只能沿着偏僻巷子走，找寻不起眼的小吃店。那时正是海南大开发的年景，我们那一代青年热血鼓涨着，或许是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从四面八方涌向了甲板，那时报纸上的说法是“十万人才过海峡”。

怀揣梦想漂泊异乡求职的内地青年，在海南都被称为“大陆人才”。吹着热带腥咸的海风，顶着离赤道很近的太阳，日子一久，我们都疲惫不堪，而身后的码头，满载着大陆人才的客轮还在一艘艘靠岸。“尽其才”说到底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空谈，特别是眼望着人才满街横流，求职无门又百呼不应的时候，心底就会涌出莫名的伤感来：不是说知识就是力量吗？十万兵马已经齐刷刷地列队在阵前，旌旗猎猎，长缨在手，士气如虹，想贡献，想牺牲，想赴汤蹈火，却不知道“用武之地”在哪里。

怀才不遇的人才最终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为了生计开始沿街卖粥、摆饭摊儿，或者在餐馆里洗碗端盘子，弹吉它卖唱。从海口到三亚，人才几乎踏遍了所有用人单位的门槛。然而，海南的大门却始终半遮半掩，每一家用人单位都很矜持，似乎是在考验人才的意志力。多少个夜晚，我一遍遍默诵着孟子的训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如今打开电视机，求职类节目火遍大半个中国：《职来职往》、《步步为赢》、《技行天下》、《爱拼才会赢》……那些真人秀节目是老板们的秀场，有的正襟危坐，有的侃侃而谈，透过他们的本色出演，能让我看到我年轻时的莽撞、幼稚和冲动，但那些正是我最珍视的青春记忆。我想如果我再年轻一回，我愿意和那些“职业毒舌”们做朋友，他们的子弹不会转弯儿，能准确地击中我的薄弱之处，而困窘中的我多么渴求一针见血的忠告，那样我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然而那时候我在海南，十万人才涌流的海南。我曾经仰望着星空热泪长流，人的一生，要翻越多少道求职的门槛？除了坚持，坚持两个字太沉重，足以压垮我们脆弱的自尊。我和素不相识的天涯沦落人坐在夜晚海边的椰子树下，有人会忍不住失声痛哭，有人会扯开嗓子大吼几声，然后默默起身，走向各自投宿的旅社，明天还要去碰各种各样的钉子，饿了去路边摊上吃一元钱一碗的“人才饭”。

现在想来，是一种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们疲乏的躯体？但我知道，那是心底涌动的泉眼，才使我的梦想之树没有枯萎。日子一天天过去，求职无望的人才渐渐流失了，无奈地回到了原点。一位我见过几次的年轻朋友忽然问我：你还记得那位带新娘子来岛上的诗人吗？他漂亮的新娘子跟人跑了，被一位有钱的老板带去了海外。我怔在了那里，他呢？朋友叹了口气，说他一个人在街头疯嚎，谁劝都劝不住……

其实那时，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在街边店吃到了一种奇特而难忘的海南小吃。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碗暗红色的汤汁浸泡的挂面，我以为是醉浓的高汤，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阿婆笑了，你是大陆来的人才吧？吃碗红糖水煮面吧，这是喜面，吃了会有好运的。我不忍拒阿婆的美意，勉强吃了几口，实在难以下咽，这是我青春期里最难忘怀的一道美食了。

我离开那家小吃店没多久，一个中年人就自报家门找到了我投宿的旅社，我有些慌乱地请他出去走走，十几个人的大开间条件实在简陋。我也记不清我当时说了些什么，他静静地听着，忽然说，明天到我们单位来上班吧。夜风吹过，满街椰子树的叶子沙沙响，我忽然意识到，那些漂泊流浪的日子已悄悄远去了，而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我感觉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我遗忘了，静默中想了很久，我想起了那碗红糖水煮面，我说它怎么那么难以下咽呢？那是苦日子里的甜。

## 清明

■ 许起鹏

清明时令春寒渐逝，  
农是墒情不误时。  
芥蒜瓜蔬方落网，  
黍菽稻稷始生姿。  
踏青祀祖寻先迹，  
叩耕献花报后师。  
传统流行一脉继，  
精神物质两相驰。

## 和丘公《五指山》韵

■ 胡绮霞 谢秀祯

峰叠翠连绵，  
撑起琼崖艳丽天。  
雾绕云深为胜境，  
鸟歌蝶舞赛神仙。  
甘泉溢树林葱郁，  
清气沁心人爽健。  
借问桃源何处有？  
丘公含笑指中原。

海天宇宙(水彩)  
林先栋作

Wh 神游象外

## 五十读庄

弃的。在年轻时吃过亏、尝过苦头、受过益之后，年过五十，再读庄子，我不仅感受到他的理想与希望，还有他“寄沉痛于悠闲”的那份悲哀与无奈。

《庄子浅注》(曹础基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是我大学期间认真读过的一本书，书本翻得有些旧了，上面划满了圈圈和杠杠。虽说如此，作为六十年代生人，我们的青春是和罗大佑一起度过的。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里，我们充满理想，传唱着属于那一代人的《光阴的故事》。初读庄子，留在我青春记忆中，更多的是对心灵自由的向往，是庄子《逍遥游》里那只“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以及那个完全不同于世俗社会的理想世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读出《庄子》含蕴深沉和内心沉痛的另一面，是与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阅历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五十岁只是中场休息，而非终点。南宋词人蒋捷在《虞美人·听雨》中，用“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来概括自己的中年人生片断。与“少年听雨歌楼上”的孟浪相比，其烦忧的心情和欲说还休的人生感触，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庄子》，我曾有一种误解，以为庄子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如大鹏般翱翔，视世界如敝屣，却不知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世界是无法

弃的。在年轻时吃过亏、尝过苦头、受过益之后，年过五十，再读庄子，我不仅感受到他的理想与希望，还有他“寄沉痛于悠闲”的那份悲哀与无奈。

《庄子浅注》(曹础基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是我大学期间认真读过的一本书，书本翻得有些旧了，上面划满了圈圈和杠杠。虽说如此，作为六十年代生人，我们的青春是和罗大佑一起度过的。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里，我们充满理想，传唱着属于那一代人的《光阴的故事》。初读庄子，留在我青春记忆中，更多的是对心灵自由的向往，是庄子《逍遥游》里那只“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以及那个完全不同于世俗社会的理想世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读出《庄子》含蕴深沉和内心沉痛的另一面，是与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阅历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五十岁只是中场休息，而非终点。南宋词人蒋捷在《虞美人·听雨》中，用“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来概括自己的中年人生片断。与“少年听雨歌楼上”的孟浪相比，其烦忧的心情和欲说还休的人生感触，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庄子》，我曾有一种误解，以为庄子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如大鹏般翱翔，视世界如敝屣，却不知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世界是无法

担，或许这就是庄子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庄子认为，要达到精神的解放，实现逍遥游，人就必须不遣是非、忘却生死、齐同万物，进入那个“心斋”和“坐忘”的境界。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人不仅可以任心而游，而且可不受外在任何事物的伤害：“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

《庄子》是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课堂里的必读书，每次读每次生出不同的感受。五十岁以后需要更本质地生活：我们已不再轻狂，没有了“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为游其间的豪情气概；我们清楚地看到自身的弱点和优势，知道如何负责任地对待生命，以及如何避免错误；我们也已不在乎哪个品牌的汽车或名表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才是匹配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权衡生活的方向。对我来说，在不同选择中，最感动而值得珍惜的幸福，也许只是我看着窗外蜿蜒远去的南渡江和落日的余晖，听到一首莫扎特的曲子或是莎拉·布莱曼用她天籁般的声音在吟唱；或者是假期去远足，精疲力尽却又心满意足地欣赏大自然的如画美景。

生命是个充满享受的过程。我们不必做自己人生的账房先生，而要做生活的艺术家，心平气和地去和庄子自由自在的世界靠近——去做，那就足够了。

生命是个充满享受的过程。我们不必做自己人生的账房先生，而要做生活的艺术家，心平气和地去和庄子自由自在的世界靠近——去做，那就足够了。

阳光投射进来，替房间开了灯。心中的那一抹灰，便也打开一扇窗，听宁静柔风在耳边轻语……听说你在散步。从咖啡屋买来一杯外带拿铁，沉郁的脑细胞被顷刻唤醒。路过一家家庭旅馆，你仰头望那堵墙的花儿，伸手接飘落的花瓣，心忽然豁朗。

转角的巷道，不是也有那么多的娇艳芳菲吗？听说你在散步。春迟了，你找不到春天的方向。在城市的喧嚣地段，你总是那么迫切想要逃离。你循着地上无名小花给你的暗语，拐进一条林荫小道。你喜欢这里，你与它相融。你甚至能听见晨